

例如，我在采访汉阴县公安局法医刘传品之前，从工作、生活、价值观等方面，提前准备好了12个问题。采访对象、目的、时间、报道形式、要问的问题都详细地列了出来，仅采访提纲下来就有1200多字。

现场必须去

采访首先是个力气活。我总结，要做到以下“三个要到”。

一是腿要到。

通讯《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，介绍了一个人、一匹马、一条路执著地走了二十年的邮递员王顺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有着什么样的感受？经历过什么样的困难？如果是简单的采访，很难挖掘到主人公最内心的东西。

“邮路上，有时几天都看不到一个人影，特别是到了晚上，大山里静得可怕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他能感觉到的只有风声、水声和不时狼嚎声。家中操劳的妻子、年迈的父母、幼小的儿女……此刻就会像走马灯一样在他的脑子里转，泪水落下一行，又落下一行。于是他便喝酒，让自己的神经因麻木而昏睡过去，因为明天还要赶路。”

这是这篇通讯中写到的一段话。新华社记者张严平在采访中，陪着王顺友走了一趟邮路，在陪伴的过程中，她亲身感受了马班邮路的险峻，亲身体会王顺友内心的孤寂与痛苦，从而拥有了这些最鲜活的素材。如果没有亲身体验，怎么可能写出如此流淌动人的情感？

我们经常采访报道的，是突发事件中因公殉职的先进典型。这些事发地点，大多都是洪灾、地震、事故多发区，虽然危险，但你一定要去。

我省援藏干部张宇去世一周后，我就被社里派到了西藏阿里，是省级媒体第一家赶到现场的。张宇的住所、办公室，以及紫花苜蓿草场、噶尔新村，还有他在中印边境上建的典角新农村，我都逐一走了个遍。如果不去现场，就体验不到什么是高原反应，也就体会不到张宇在这里做这些事的不易和艰难。

所以，我的建议是，采访中，只要能到现场的，必须尽可能到现场。要亲眼看，亲耳听，亲身感受。这首先是对新闻事实的调查核实。同时，到了现场，你才会有自己独特的感受，才会对人物产生感性的认识。这是文字材料和间接采访不可能获得的。

二是手要到。

报道已经去世了的典型，是人物通讯中最难写的，因为你没办法和主人公交流。这时候，我的做法是，手



勤快点，仔细翻看他的日记，从这里走进他的精神世界，我把它叫做与英雄“对话”。

比如，在阿里，因为高原反应睡不着觉，我每天晚上的主要工作就是翻看张宇的日记。

“我从没把自己当援藏干部，既然来到这里，我就是噶尔人，我就要为噶尔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。”

“我们是带着陕西3700万父老乡亲的重托、带着党和国家的援藏使命来的，回去我们也必须带一份沉甸甸的成果。”

类似这样的话，我从张宇的40多本日记中，摘录了2000多字。这些话，可能我面对面采访张宇，他也不会这样讲。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生动形象的语言，才让我在阿里就对写好这篇通讯，有了底气和信心。

那如果报道对象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呢？这时候，我们可以翻看他的工作笔记，同样也能发现有价值的东西。

“任第一书记以来，余剑吃住在村里，白天走村串户帮村民干活，晚上撰写工作日记和发展规划，召开党员会或群众会。‘加班到凌晨、直到凌晨方才结束、回到村上已是凌晨’，‘凌晨’是他的驻村日志中出现最多的词汇。”

这是我在报道佛坪县总工会常务副主席、草林村第一书记余剑的《第一书记余剑：用生命守护脱贫路》这篇通讯中写到的一段话。这个素材，就是我在翻看驻村日志时收集到的。我当时统计了，“凌晨”这个词一共出现了13次。